

##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二）

费孝通

### 六、深入社会基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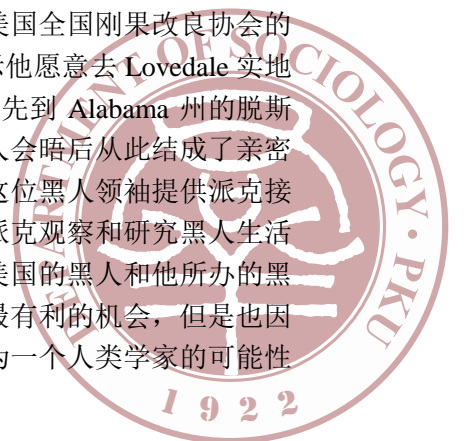
我在上一节札记结束时说，派克留学德国时，听到了 Knapp 教授对欧洲农民生活的讲解，后来又访问了黑森地区。我认为这是他从城市走向农村的开始，导向他深入社会基层，他接着接触、体验和观察社会基层的生活实际又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进入美国南部的黑人区域，第二段是再访欧洲视察农民和劳工。从 1903 年留学回来到 1913 年进芝加哥大学一共是十年。那时他已到了 49 岁。应当可以说这是他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最后一段准备时期。

1903 年派克离开柏林回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在哲学系当助教，继续整理他关于群众与公众的论文。但是他发现哈佛哲学系的气氛和他离开时没有太大的变化，与他当时对集体心理的理解更格格难融，因之很纳闷，看来这个思想领域里的流浪者似乎还是没有着地落户。他曾一度打算再回到新闻界去找出路。但是正在徘徊中，遇到了一个没有预料到的机会，把他吸引到美国南部的黑人群众中去，一呆就是近十个年头。

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在哈佛当助教时住在波士顿附近的 Quincy 区。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正爆发反对刚果虐待黑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引起了派克的兴趣，他和一位牧师一起发起成立一个这个地区的群众性的刚果改良协会，并当了这个协会的公关干事，后来成为这个组织的主要秘书，逐步地使他和美国的黑人接近了。

说一说刚果虐待黑人和成立刚果改良协会的由来。刚果原是比利时占领的一块非洲的殖民地。1884 年欧洲列强的柏林会议上决定在这块殖民地上划出一块土地归列强共同监护称国际共管的自由地。但直接行使管理权的还是比利时国王，他按着老办法对付当地的黑人居民。这套办法包括酷刑和残杀，在当时欧洲人看来是横暴的虐待。1904 年和 1906 年有一批传教士两次向比王提出呼吁，并向社会公众揭发了这些暴行，控诉“自由地上没有自由”。激起了美国在内的反暴运动，派克被卷入了这个运动。在这两年里他查阅有关介绍非洲黑人的历史和生活的著作。他开始写文章和开会声讨痛击刚果的殖民势力。

派克并不是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一向反对那种假惺惺做“好事”的社会慈善事业。他反对刚果的虐待黑人，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种种族歧视，而且是白人的侵略行为。他认为这是欧洲人侵入其他大陆企图掠夺资源和剥削当地劳动力而出现的一般结果。他虽则在刚果改良协会工作，但对“改良”并无信心，而认为解决正在磨难着非洲土人的问题，应当根本上从教育入手。他听说在南非的 Lovedale 有一个工业学校，他写信给当时美国的一个黑人领袖卜干·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当时他是美国全国刚果改良协会的副会长和有名的脱斯开奇 Tuskegee 师范和工业学院的院长），表示他愿意去 Lovedale 实地参观这个非洲的黑人学校。这位黑人领袖的答复是请派克去非洲前先到 Alabama 州的脱斯开奇看看他为美国黑人办的工业学校。派克接受了这个邀请，两人会晤后从此结成了亲密的合作伙伴，有七年之久，一起为争取黑人的解放奔走、呼吁。这位黑人领袖提供派克接触各地美国黑人和参加各种有关黑人问题的会议的机会，打开了派克观察和研究黑人生活的大门。但是这位黑人领袖对非洲的黑人并无兴趣，关心的只是美国的黑人和他所办的黑人学校。因之派克和他的友谊固然给他深入美国社会这个基层的最有利的机会，但是也因之使他打消了去非洲实地调查的计划。换一句话说，把派克从成为一个人类学家的可能性



上拉到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路上。

1905年派克接受脱斯开奇黑人学院秘书的职位来到美国南方。1942年他在一次演讲里，回忆初到脱斯开奇学校时的情况说：“在见到卜干·华盛顿之前，我除了书本知识外对黑人和美国南方一无所知。我就是这样到脱斯开奇来的。我到了这黑人地区后有充分时间可以阅读所有地方报纸，跟我所见到的黑人进行谈话，像是一个探险者进入了一块新的待开发的土地。我当时开始觉察到当时的黑人和白人分别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这两个世界是互相接上的，但是从来并不相沟通。正如卜干·华盛顿所说的有如一个手掌分成不同的手指。我在南方各地旅行一直到达 New Orleans，碰到种种新鲜动人的事，但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黑人生活底子里存在着一种不安全的悲惨感觉。”

派克在脱斯开奇这个黑人学校里的任务是为筹款办学，编写各种宣传材料，同时他开始进行研究工作，题目是“美国南方的黑人”。我们记得派克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出生的。南北战争结束了美国南方各地实行的奴隶制度，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到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奴隶制度是消灭了，但是被解放的黑人和他们的家属还是生活在南方各地，这些就是“美国南方的黑人”。他们有着奴隶时期养成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白人不同，而且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余留下来的社会隔阂一直没有消失过，这就是美国种族问题重要的根源之一，直到目前已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了，这个种族之间的隔阂问题，还不能说已经解决。派克这一代出生于北方的美国人，到了中年在美国南方旅行时还是被当时所见到的黑人社会引起深刻的好奇和难于理解的感觉，可见奴隶制的社会烙印不是短时期里可以消褪的。为了要减少美国人民中种族之间，即使范围更缩小一层，说黑白之间的隔阂，一个半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黑人的解放运动可以说一直没有间断过，直到目前还是要理解美国和美国人的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关心社会问题的派克这一代人更是如此。派克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他初到美国南方时，参予脱斯开奇黑人学校的工作时，他对于美国的黑人除了书本和报纸知识之外实在是不很了解。他一生感激卜干·华盛顿这位黑人领袖给他的启开和引进这个巨大社会研究的领域，使他受用了一生。他说他甚至曾经愿意变成一个黑人，想从切身的体验中亲尝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这个自始至终的历程。他说他从欧洲回来后又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学生”，他要参予一种用超脱的眼光，更概括地、综合地从社会学角度去看南方的黑人这个重大的问题。意思是说，他要对这个问题，摆脱当时流行的见解，而从南方黑人自身跟白人相处的生活经历中所长成的那种微妙而切身的体会中去理解人和社会的从最原始的到最文明的发展过程。他又说美国的黑人是一个丰富、独特的社会学实验室。现在重新体会派克当时激动的表述，可以理解这是派克进入社会学这个领域过程中有点像是通过人类学家常喜欢描述的“成年礼”时的味道。

派克是在1905年，靠近40岁时，结识卜干·华盛顿这位黑人领袖的。这两人密切合作了七年，1905~1912年。期间除了自己署名的在各种报纸和刊物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外，两人合作编写了有名的有关黑人问题的论著，重要的如 *The Study of the Negro* 《黑人的故事》（1909）、*My Larger Education* 《我的较宽大的教育》（1911）、*The Man Farthest Down* 《每况愈下的人类》（1912），只有最后一本他们两人偕同访欧回来后写成的书，才用两人的名字联合署名发表的，其他大多是由卜干·华盛顿一人具名，而实际动笔甚至构思的都是派克。派克乐于成人之名，因为卜干是当时著名的黑人领袖，而且矢志为黑人运动贡献一生的人，最后还是被一个白人狙击打中脑袋得病而亡。派克受卜干的事业心所感动，愿意出力帮助他，使他的名声上升，便于吸引对黑人教育的支助。同时，派克是个厚道的人，他真心地感激这位黑人领袖给他在学术生命上的支持。两人间道义上的有来有往，可以看到他们两人高层次的友谊和高贵的精神。

在这两个人的合作事业中，1910年结伴访欧是一件突出的事件。对卜干说是为美国黑



人运动和欧洲的劳工运动取得联系的一个试探。美国黑人在当时还在刚刚摆脱奴隶制的初期，种族歧视正在折磨这些被压迫的人们。而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大陆上阶级分化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数众多的农民在这新时代里变成了受严重剥削的劳工。美洲的黑人和欧洲的劳工，瞩望这两大力量的汇合，显示了时代的先进意愿。对派克来说，重访欧洲是他兼顾城乡两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进一步行动。他在留学欧洲时，曾初次接触到了德意志的农民，他在美国的新兴城市里遇到过许多漂洋过海移入新大陆的欧洲农民和他们的后裔。他急于想了解那些在欧洲农村里已呆不住但又没有条件远走他乡的大批被城市里新兴工业所吸收成为城市劳工的人们们的生活环境。卜干和派克各怀热情相偕来到欧洲，一起旅行了六个星期，从伦敦到东欧的沙俄边界，横跨七、八个国家。完成了上述的那本有时代意义的著作《每况愈下的人类》。

派克回国后说，真是没有预料到，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得到这么多的新知识，真是大开了眼界，丰富了思路，这段经历是值得珍惜的。他不仅注意到两个大陆的社会基层有其相似的一面，而且也注意到两方的区别。欧洲的劳工固然是欧洲社会的基层，但和其上层是从同一社会里分化出来的，在基本文化上是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而美国的黑人却是在非洲另一种文化里被劫掠出来的，到了美洲又被置于和从欧洲移进的白人不同的社会地位里。上下两层没有共同的文化共识，又没有相同的社会地位，生活上互相隔绝，在两个世界里生活。这种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使美国南方的黑人具有它社会学上的特色。

如果没有这许多年和南方黑人的共同生活和对他们生活有深刻体验和分析，如果没有重访欧陆的机会，派克的社会学也不容易用比较方法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在派克进入芝加哥大学从事建立他的社会学理论之前有这六个星期偕同一位黑人领袖一起访问欧陆，使他有机会能接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正在兴起的劳工群众和他们的领袖，确实在派克成为一个社会学的开创者的准备时期予以最后的加工和润色。

## 七、一段插话

如我在这篇补课札记一开始就说的，我的补课决心是去年（1998）6月份就下定了的。话犹在耳，匆匆已过了半个年头。在这半年里只写了六节札记。我是11月8日离京南下的，去香港和广州附近各市继续我的“行行重行行”，直到年底才回北京，在京九路车厢里过了去年的圣诞节。到家次日，清晨6时，不知怎地我在深睡中从床上会翻身落地，跌伤了颈背。真是又一次祸从天上来，为此我不得不休息一时。这样过了一个新年。我也实在想不到现在还能继续写这补课札记，也可说是出于意料之事。我就在这心情中重理旧业。

开始写这些札记时，我心里有个打算。既要温习派克社会学，先得从明白派克老师是怎样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开始。那就必须从老师的生平入手了。为此我找出 Raushen bush 的《派克传记》，从这本书里摘录出有关这个老师学术生涯的事迹。从他1864年2月出生起到1913年秋季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止，一共49年，作为他进入社会学这个领域的准备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里他还没有公认是个社会学的学者。派克老师一共活了80年，他花了几乎一半的生命才长成一个后来领我们走入这个学术领域的引路人。

我回头重读一遍这篇札记的4、5、6三节，就是我从他前半生的49年里摘下有关他成为社会学家的早年经历。《传记》的作者把这一部传记称为“*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End*”，直译是“对一个未知目标的探索”，因为派克老师在这位作者的眼里一直是一位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但是说这位探险者到了中年对他要探索的对象还是一个“未知的目标”似乎有一点言过其实。因为这位作者在写到派克老师在大学里时曾着重提到两件事，一是他师从杜威博士，二是他喜欢读歌德的浮士德。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就可以明白他在大学里读书时，心中已有了一个要追求的对象了，有了这个对象才使他拒绝走他父母所走过的现成道路，成一个一生不甘心为稻粮谋的人。可见他当时已决心冲进思想领域里遵循杜威博士的





经验主义方法用平白的语言来表达歌德诗剧里的浮士德所经历的那个哀乐无常，悲欢交织的人生。他要求自己能理解这个世界上在芸芸众生里生活的人们，懂得他们为什么这样行动和具有怎样感受。

重读札记里的派克老师前半生使我想起了王国维有名的学术道上的三个境界。为了探索这个“浮士德”，他进入了一个苍茫寥廓的精神领域，真是“独上高楼，衣带渐宽终不悔”。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用十一年的生命往来于当时美国新兴的五大城市里，跑遍了大街小巷，自己承认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在城市里泡得这样久，接触到这样多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一度在一个酗酒的女犯身上看到了他所追求的影子，就是那样像瘟疫一样防不胜防的社会感染力。他在记者的岗位上真是消得够憔悴了，最后他还是在他老师杜威的引导下和一位名叫 Ford 的超前记者，一起策划一份当时还不能为市民接受的《思想新闻》而接近了“暮回头”的时刻。但是时辰还是未到。他还要再花七年自愿下放到美国南方去体验解放未久的黑人生活。这样他才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那人”。“那人”的面纱揭掉就是他后来特用地用“科学”两字来强调的“社会学”——Science of Sociology 的这一门坚持杜威的实证主义去研究人在集体中怎样生活的学科。在我看来这不就是歌德用诗剧形式来表述的浮士德么？

我正想续写这份补课札记时，收到《万象》的创刊号。一看，我这篇札记的第一节已经在这本杂志里刊出。这就产生了一个相当尴尬的问题，札记看来还得写下去，但是在床上翻身跌了这一跤，不能不想到“八十不留宿”的老话。这句老话是说人到了这年纪，一夜之间会发生什么事，谁都难以预料了。也就是警告过了这年纪的人不要随意同别人预约什么事了。《万象》的编者发表我这篇札记看来是有意要作为连续稿继续发表下去的，如果我没有写完这份札记就向读者拜起手来，那就不免说不过去了。所以让我在这节“插话”中附带声明一下，表个态，打个招呼：补课还要坚持，札记只有做到力所能及，什么时候会向《万象》读者说拜拜，现在看来，只有天知道了。

如果我不能如愿地写下去，接下去应当是派克老师的后半生，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出现在国际学术界了。他的后半生一共也是 40 年。他在这 40 年里不但名符其实的做到了一个社会学家，而且还在社会学界留下了一个比他寿命还长的芝加哥学派。我打算写完派克老师的一生之后，还能讲一段有关芝加哥学派的话。如果那时我能不向《万象》读者说声拜拜的话，还希望接下去讲一点派克老师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这样就把这次补课一直能接上我自己当前的工作了。

打算是打算，希望是希望，能否落实，瞧着看吧。

## 八. 芝加哥大学及其社会学系

派克老师之成为知名的社会学家和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是分不开的，因之要讲他后半生的经历，不能不说几句关于芝加哥大学的话。

历史事实是 1891 年芝加哥大学成立在前，下一年这个大学就设立了在美国的第一个社会学系，而派克是 1913 年才进入这个系的，迟于创校立系之后有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还是协助黑人领袖卜于·华盛顿在脱斯开奇黑人学院里工作，和在美国南方各地熟悉黑人的生活。正如我在上一节里所说的在这段时间里他还是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尚未把社会学这门学科作为他安身立命的场所。

把人们的社会生活作为思想领域里的探索对象那是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有了能思索的人类以来，这个人生之谜就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思考和探索。但把这种探索引进科学的范围，一般都认为是应归功于法国的孔德 A. Comte。这个公认的社会学的祖师爷，在 1838 年写他的《实证哲学论》时在第 4 卷定下了这门用现代科学方法去探索人类的社会现象的学科。派克那时还未出世，美国也独立未久还在建国初期，大多数从欧洲来的移民和他的



后裔们正向西部拓殖的道路上。欧洲的学术潮流还刚开始渗入美国。派克进入大学念书时，美国的大学里还没有社会学这门课程，他也没有听说有这门称为社会学的学科，他第一堂社会学课是 1899 年在德国柏林的 Friederich—Wilhelm 大学里上的，老师是 G.Simmel，后来他还记得这位老师，而且推崇他是“最伟大的社会学家”。接着其后两年，他在德国的 Strasbourg 大学里跟 Widelband 写他的第一篇社会学论文“群众和公众”时，这位导师却是以哲学教授的名义指导他的。这说明了当时即在欧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没有取得巩固的地位。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派克直到他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才明确他探索了半生的对象，原来就是在欧洲 70 多年前已经有人定名为社会学的这门科学。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大学中最先设立社会学系的大学。这也并不是偶然的。芝加哥这个城市和芝加哥这个大学在当时美国都是站在发展的前沿，而且以革新的旗子来标榜自己的。正是这股社会上强大的新兴力量唤来这门在美国还是新兴的学科，造就了派克这个新型的学者。

芝加哥至今是美国有名的大城市，位于美国北部密歇根湖的南端，密西西比河经此南流入海，历来是美国中部水上交通的门户。19 世纪下半叶，派克出生时，沟通美国大陆东西部的铁路已经建成，原是美国向西拓殖的中转站的芝加哥以其占有铁路中心的优势，人口大增。二十世纪开始时，已拥有百万以上的居民。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两股潮流把芝加哥带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前沿。1893 年以发现美洲新大陆 400 周年的名义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标志了美国经济的成熟，问鼎世界的开始。正当这个时期派克完成了他的大学教育，选择新闻记者的岗位，投身到美国当时新兴城市里去开始他思想领域里的探险了。

芝加哥大学是 1891 年成立的，赶在世界博览会的前夕。当时就以创建“第一流大学”自负。它是巨富洛克菲勒和当时的教育改革家哈珀（W. R. Harper）杰出的合作成果。这两人的结合正表明了美国的素质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已从初级阶段上升到了成熟的阶段。洛克菲勒就是世界闻名的石油大王，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培养出来的一门财阀世家。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办美孚石油公司起家，传了几代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还未见衰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已经形成一个大托拉斯，也是资本主义垄断企业的嚆矢。九十年代初垄断企业引起过社会上的抵制，在美国各州一度纷纷采取反垄断立法。正当这个时候，这个巨富开始以慈善家面貌出现于世，成立了有名的洛氏基金，他把一部分资金无偿地投入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说得好听一些是“富而好施”，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投资取向。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时芝加哥大学取得了洛氏的资助得以建成。老洛克菲勒生前给该校的捐款有八千多万美元。没有这笔钱，芝加哥大学是办不起来的，即使办了起来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富于改革精神的哈珀主张通才教育，不满于当时美国各大学一味照抄欧洲的传统模式办学。当他在耶鲁大学教希伯来文时认识了老洛克菲勒，他们都是基督教浸礼会的教徒。起初洛氏是想请他开展道德教育，所以支持他当新办的芝加哥大学校长。

哈珀得到了教育改革的机会，接任校长后第一个改革措施就一鸣惊动了美国教育界和知识界。他宣布芝大教员的工资按其他大学的惯例增加一倍，因为他相信大学是依靠教授来办的，高价可以请得到高才。他这一着棋下得妙，使他能从美国各地聘请到当时学术界的尖子。当然，如果他没有洛克菲勒在财力上的支持，他这办学方针是实现不了的。没有哈氏的眼光和气魄，只有洛氏的钱财，芝加哥大学也办不成第一流大学。正是这两人的结合，也就是物质或实力和理想或精神的结合促成了这个大学的创立。有了一个教育的班子，哈密瓜珀接着在学制上进行了革新；比如把一个常年分为四个学期，教师可以有一季由自己支配，用来休息或有偿工作或自己晋修；学生可以一年修四季，早一年毕业，取得学位。芝大除正式招生外还开始在校外开班，招收社会上在职的人业余继续学习。他还实行聘请女教授，同职同酬。又提倡校际足球赛。芝大聘请体育教授，兼作大学足球队和指导，用



以提倡体育精神，形成优良校风，闻名于世。

这位校长的创举中还有两项应当特别一提：一是他提倡教课和研究相结合，二是设立社会学系。

先说第一项，在当时美国大学里当教授的职责是限于教课，就是上班讲课。对其所从事的学科来说只有起到向学生传习的作用，并没有创新的责任。这位校长看到人类的专门知识必须不断创新，而且认为这也是大学的责任。所以一方面芝大的教授可以拿到比其他大学加倍的工资，但是不仅要讲课还要从事研究，要拿出推进一门学科的成绩。这项改革为芝大取得很大声誉，例如物理学上第一次成功地进行自续链式核反应和光速的测定，又如考古学上成功地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史前年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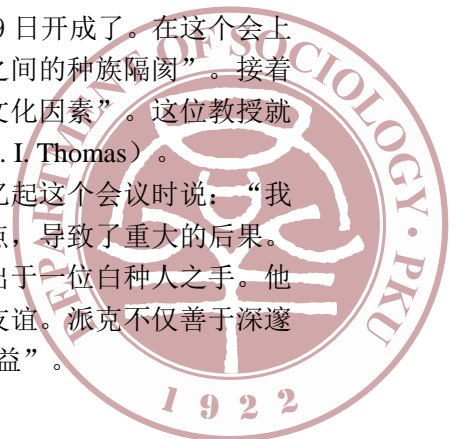
芝大是美国第一个建立社会学系的大学。这也是开风气之先。他把 Colby 大学的校长 A. W. Small 请来当芝大的社会学教授和负责引进人才开办社会学系。当时美国学生想念社会学这门功课的，只有如 Small 本人和派克老师那样到欧洲去留学。后来社会学这门学科虽则已传到了美国，美国有些大学里也有人开社会学这门功课了，但是这些先驱者各人各讲，水平也不相一致。学术界还没有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Small 曾说那时的社会学毋宁说只是一种渴望，还没有成为一套知识，一种观点和一项严格的研究方法。这句话使我想起来派克老师当时在思想领域里探索的景象，这正好说明美国学术界当时的普遍情况。时代在前进，众人分头探索中，终会有人脱颖而出，树立起社会学这块牌子。这人就是 Small，他在哈珀校长的推动下，把这块牌子首先树立在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这牌子当时也为芝加哥大学争得了新兴的第一流大学的名声。因为接着这几年来，美国其他有名的大学如哈佛和哥伦比亚等都相继成立了社会学系。但是“首创”的地位还是被芝加哥大学站住了。从“首创”到“首位”，还要经过一个激烈的竞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社会学领域里的“芝加哥学派”而且独占鳌头有几十年之久，影响所及包括当时的中国在内。在这段历史里，派克老师的功绩是突出的，也是公认的。对派克一生的事业来说也是他最大的成就。

### 九、派克进入社会学阵地

上一节提到 1892 年芝加哥大学建成，这件事和派克老师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他还在美国南部脱斯开奇的黑人学校里工作，从 1905 年起这时已整整七个年头了。现在我们作为局外人回头看经过这段时间，派克出山踏入社会学这个学术阵地的客观条件可说已经成熟了。但是历史历程的实现，客观条件还得和主观机遇相结合，所谓万事具备犹待东风。在这一节里我们可以转过来说说派克老师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具体经历了。

1910 年派克和黑人领袖卜干、华盛顿一起访欧回来，就着手编写《每况愈下的人类》一书。到这年年底这书的前 6 章已经在 Outlook 杂志上刊出，受到纽约时报文艺评论首页推荐。在当时舆论的激动下，派克认为这已是把黑人解放运动推向全世界的时机了，所以他建议，并在卜干的支持下，在脱斯开奇召开一个世界性的关于黑人问题的讨论会。这个有 21 个国家和地区，3700 人参加的大规模学术会议在 1912 年 4 月 19 日开成了。在这个会上派克发表了一篇主题演讲“怎样通过发展教育来消灭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隔阂”。接着在会上有一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发言响应，讲题是“教育和文化因素”。这位教授就是后来把派克引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牵线人，名叫汤姆士（W. I. Thomas）。

这两篇演讲配合起来引起了这个会议的高潮。汤姆士后来回忆起这个会议时说：“我接到”卜干、华盛顿的邀请信，这信里还提到我对种族问题的观点，导致了重大的后果。在会上的一次讨论中我发现这封邀请信并非卜干自己写的，而是出于一位白种人之手。他就是派克（Robert E. Park）。从此我们两人开始了长期而有益的友谊。派克不仅善于深邃的思考，而且有力地能“强加（Imposing）于我，结果使我大受其益”。





汤姆士被派克的魅力吸引住了。这个会议闭幕后 4 天，刚到家不久，迫不及待地给派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这是两人间第一次通信。他对这新认识而一见倾心的朋友，提起笔来用“My dear brother, in Christ”相称呼。“in Christ”一语是一种交情很深的熟朋友之间的一种揶揄性的惊叹词，如果硬要加以翻译，有点近于“你这个家伙”。

这信一开始就说“我吃惊地深深感到，见到你之前我是那样的无知，现在我又是这样的豁达。（一种豁然贯通的顿悟之感）我们有缘相识，对我说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大事。我已认识到黑人问题比了农民问题深刻得多。我在想，从欧洲回来后就要去西印度群岛。对此你有什么计划，能和我一块去么？我想把黑人和农人比较一下，一定会搞出一些名堂来：出一本关于脱斯开奇的书，一本关于西印度群岛的书；一本关于西非洲的书和一本关于美国南方穷人的书……这几本书写出来后，我们就成了。”信末具名是 Good hunting, W. I. Thomas,（这又很难翻译，意思也许是“仰慕、追求你的汤姆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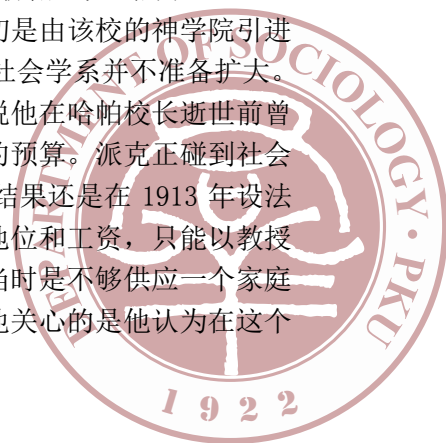
前信发出后一周，4 月 24 日汤姆士又给派克发了一信，说出了“我想你最好到这里来，和最后可能担任教课，但至今我还没有意思把你从黑人方面夺取过来。”

5 月 6 日给派克的信中说“能见到你是一生中最大的事，如果如我们正在做的那样，把这件事顺水推下去，最后搞到一起和并肩授课，那将使生活大为精彩。如我已向你说过的，我现在觉得黑人问题比农民问题更有搞头了。同时，农民问题具有其比较的价值，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可能还要把黄种人包括进来。（当我们一起从非洲回来以后）……我已把我们见面和想合伙前进的情形告诉了 Small，他当即表示对你有很好的印象。他是个好人，我向他说的，他会尽力去做。我们的学系如果有了你，将会大有起色。我们可以半年讲课，半年同去田野工作。我将和你商量一同去西印度群岛的事。”

在信末自称你的亲兄弟 Your blood brother，还加上一笔“俟后行仪”甚至在信中用 Son 来称呼对方。亲近到有点近于狎昵。而且这样连珠炮似的通信在初识的朋友中是少见的。这充分表示了“相见恨晚”的真情厚谊。派克的一方也是一拍即合，他在一篇自传式的札记里有下面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我对黑人和黑人问题已有许多想法，并已积累了大量素材和见解，但还没有写出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问题重重还待深入探讨，不是缺乏事实资料，而是能把这些事实的意义统摄起来说清楚的理论还不够。我在汤姆士这个人身上初次找到了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a man who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s myself）。当他邀请我去芝加哥开一门有关黑人的课程时，我很乐于接受”。

派克老师于 1912 年春天向脱斯开奇黑人学校辞职并和黑人领袖卜干在华盛顿告别。到 1914 年冬天才在芝大社会学系开课。其间相隔有两年的时间，其中有两个月他又用来在美国南方各地调查黑人的学校教育。可见他作为一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对黑人问题这块田野还是恋恋不舍。

当汤姆士向 Small 正式提出要把派克引进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时，他发现对方尽管很愿同意，但事情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我在 1979 年在哈佛附近见到那位 Everett Hughes 先生有一段话记着这段经过：“大学的档案里记着派克最初是由该校的神学院引进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并没有空位。Small 表示芝大的社会学系并不准备扩大。曾当过一个学院校长的 Small，在系里是循规蹈矩的行政者，我听说他在哈帕校长逝世前曾希望校长能批准这件事。但接任的是一位保守派人物，坚持固定的预算。派克正碰到社会学系的经费相当紧的时刻。”Small 当时在大学里是有权力的人，结果还是在 1913 年设法把派克引进了芝加哥大学，但不是社会学系，也不能给他教授的地位和工资，只能以教授级讲师的名义相聘，工资只有五百元，讲一个课程。这点工资在当时是不够供应一个家庭的。但是派克老师并不考虑这个问题，毫不在意于名义和报酬。他关心的是他认为在这个大学里，他可以舒展他的才能和圆他的梦了。



派克的大女儿 Theodosia 曾对她父亲在方面的为人有过一段话：“我的父亲；也许受了马克思的影响，对钱财有一种看法。他说财富是劳动的结果，那些靠遗产生活的人，是夺取别人劳动的成果。他对于从他父亲手上得到的钱财感到花之有罪。他不想去挣钱。他从德国回来时，在哈佛就教，薪水很低，但他乐于工作，因为他能在大师 W. James 手下做事。他有一条常引用的格言‘上帝对金钱是不经心的，看他把金钱给谁就明白了。’他在刚果改良协会里和在卜干·华盛顿手下工作时，报酬都很微薄。但是他极为乐于卖力。”

我们可以相信，派克老师并不是个为个人的名和利而进入芝加哥大学和踏进社会学这个学术领域的人。他在这里安居乐业，因为这是他探索了半生的结果，这时可以说他是“得其所矣”。（未完待续）

### · 语录 ·

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

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清圣祖玄烨

War with all its glorification of brute force is essentially a degrading thing. It demoralizes those who are trained for it. It brutalizes men of naturally gentle character. It outrages every beautiful canon of morality. Its path of glory is foul with the passions of lust, and red with the blood of murder.

Mahatma Gandhi,  
Speech at the Emerson Club, London, 1909.

战争，以残暴为荣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退化的东西。它使为之受训者丧志，使生性谦和者粗野；它践踏每一部道德盛典；它通向荣誉的道路，是充斥着污秽的纵欲的狂热，被谋杀的鲜血染红。

圣雄甘地  
在爱莫森俱乐部的演讲，伦敦，1909年

